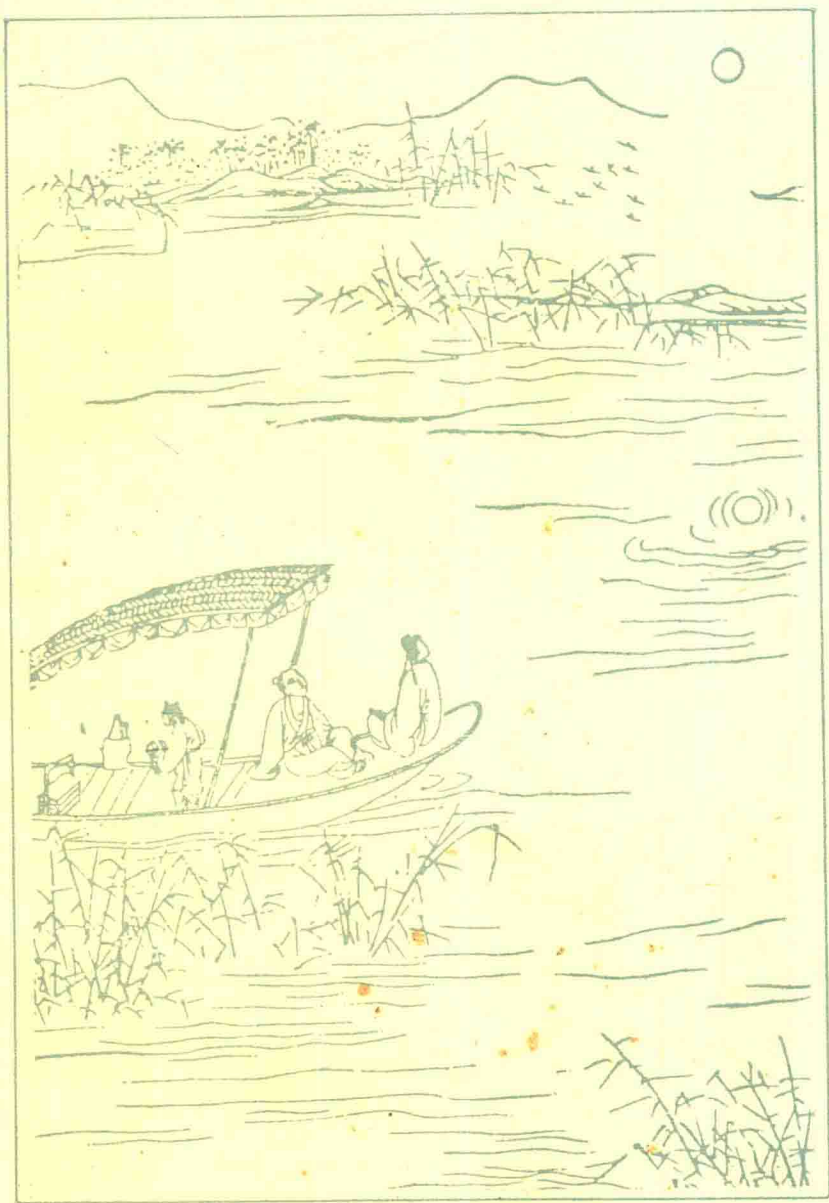




西湖古代白話小說選

西湖文艺丛书

西湖古代白话小说选

萧欣桥选注



西湖古代白话小说选

萧欣桥选注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25 插页2 字数380,000 印数0,001—2,68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229

〔精〕3.50元

责任编辑 王建中
题 字 沙孟海
插 图 吴自强



浙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杭州西湖，不仅具有美丽的湖光山色，而且孕育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千百年来，围绕着西湖和杭州产生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故事传说、小说戏曲和诗词绘画等文艺作品，它们都为瑰丽的西湖山水增添了异彩。

本书从“三言”、“二拍”、《石点头》、《三刻拍案惊奇》、《二刻醒世恒言》等十多种白话小说集中选出二十四篇取材于西湖和杭州的白话小说。小说所写，上自一方侯王，下至市井细民，旁及妖魅鬼怪，各色人等，几乎应有尽有。历史与传说杂糅，写实与幻想并陈，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古代杭州世界。读者不仅可以从中获得有关西湖和杭州的历史风物知识，而且还可以看到宋元以来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和思想风貌；由于所选颇多名篇，形象生动，故事性强，读者还可从中获得一些艺术享受。

前 言

杭州西湖，不仅以其美丽的湖光山色驰名中外，而且以其众多的名胜古迹和灿烂的文化艺术吸引着在杭和来杭的人们。千百年来，围绕着西湖和杭州产生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故事传说、小说戏曲、散文笔记、诗词绘画等，它们都是灿烂的西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为瑰丽的西湖山水增添了异彩。

中国文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样式，这就是话本。话本是宋代“说话”等伎艺人讲说或演唱故事的底本。宋代的“说话”，类似于近代的说书。作为一门独立的伎艺，它开始于北宋，而盛行于南宋；元、明以后虽不再见“说话”的名目，但由它而分蘖出来的词话、评话、鼓书等文艺形式经久而不衰。据宋末元初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都城临安（杭州）“说话”业相当发达，而且分工很细，有“小说”、“讲史”等四家数。其中“小说”一家最受欢迎，因为它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一次或几次讲完一个有头有尾的精彩故事。在当时杭州有名的九十多个“说话”人

当中，“小说”人要占一半以上。这些“小说”人所用的故事底本，就是小说话本，元、明以后的文人们模拟这种小说话本进行写作，就是拟小说话本。这种小说话本和拟小说话本文学史家通称作话本、拟话本，因为它们都是“以俚语著书”，所以实际上就是古代的白话小说。

明末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大量搜集宋、元、明以来的话本、拟话本，并进行加工润色，纂辑成文学史上有名的“三言”——《喻世明言》（初刻时称《古今小说》，今沿用此名）、《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他同时的凌濛初则自己动手仿作，先后写出《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文学史上通称“二拍”；此后不少文人奋笔写作白话小说，截至清末，刊行的白话小说集子有六、七十种之多。这是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重要资料。

本书从“三言”、“二拍”、《石点头》、《三刻拍案惊奇》、《二刻醒世恒言》、《五色石》等书中选出二十四篇以西湖或杭州为背景的古代白话小说（《西湖二集》、《西湖佳话》是专门取材西湖或杭州的白话小说集，因与本书同时列入《西湖文艺丛书》，为避免重复，这里一概未选），其中有一些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卖油郎独占花魁》、《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等，因为这些故事后来大都被改编成戏剧或说唱，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有的则是选注者第一次从比较罕见的拟话本集子中遴选整理出来，如《吴朝奉贪色遭人算》、《栖霞岭铁枪成精》、《两纳聘方成秦与晋》等。所有这些作品，都

是描写发生在西湖或杭州的故事的，都形象地反映了古代杭州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西湖或杭州的面貌。既可以增进我们对西湖和杭州的历史了解，又可以从中获得艺术享受，对于游览者来说，还可以加添游兴。但这些作品毕竟都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有的虽然来自民间，但也免不了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有的则是直接出自封建知识分子之手，读者对其中一些封建性的或不健康的东西应当注意鉴别。

本书所选篇目，一般都全文照录，只是对于个别不适于广大读者的地方，选注者作了审慎的删节，删节之处均有说明。为了整齐选目，少数以两句为题的改成一句，有的原来是“正话”前的“入话”，则由选注者新拟题目。对于选篇中难解的词语、典章制度、人名地名等的注释，力求注得详一些，通俗一些，以便适应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其中对于西湖和杭州的古代地名，不论大小，一律加注，并尽量做到考其古今沿革，定其今天方位，以期增加读者、特别是游览者的兴味。

本书承沙孟海先生题字，吴战垒同志审读初稿，吴自强同志绘制插图，林正秋同志帮助审核部分杭州古地名，谨在此一并致谢。

萧欣桥

一九八一年春节于杭州

目 录

前 言.....	1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1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41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85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100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116
俞仲举题诗遇上皇	133
陈可常端阳仙化	156
崔待诏生死冤家	169
计押番金鳊产祸	189
乐小舍拚生觅偶	207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222
卖油郎独占花魁	260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310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336
贾秀才戏逐贫僧	357

赵司户千里遗音	363
伯梅香认合玉蟾蜍	381
神偷运智赚府尹	408
裴秀娘夜游西湖记	413
王孺人离合团鱼梦	427
王有道疑心弃妻子	461
吴朝奉贪色遭人算	478
栖霞岭铁桧成精	499
两纳聘方成秦与晋	511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1]

贵逼身来不自由， 几年辛苦踏山丘。
满堂花醉三千客， 一剑霜寒十四州。
莱子^[2]衣裳官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3]。
他年名上凌云阁^[4]，岂羨当时万户侯？

这八句诗，乃是晚唐时贯休^[5]所作。那贯休是个有名的诗僧，因避黄巢^[6]之乱，来於越地，将此诗献与钱王求见。钱王一见此诗，大加叹赏，但嫌其“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殊无恢廓^[7]之意，遣人对他说，教和尚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方许相见。贯休应声，吟诗四句。诗曰：

不羨荣华不惧威，添州改字总难依。
闲云野鹤^[8]无常住，何处江天不可飞？

吟罢，飘然而入蜀。钱王懊悔，追之不及。真高僧也。后人有诗讥诮钱王云：

文人自古傲王侯，沧海何曾择细流？
一个诗僧容不得，如何安□望添州？

此诗是说钱王度量窄狭，所以不能恢廓霸图，止于一十四州之

主。虽如此说，象钱王生于乱世，独霸一方，做了一十四州之王，称孤道寡^[9]，非通小可。你道钱王是谁？他怎生样^[10]出身？有诗为证：

项氏宗衰刘氏穷，一朝龙战定关中^[11]。

纷纷肉眼看成败，谁向尘埃识骏雄。

话说钱王，名鏐，表字具美，小名婆留，乃杭州府临安县人氏。其母怀孕之时，家中时常火发，及至救之，又复不见，举家怪异。忽一日，黄昏时候，钱公自外而来，遥见一条大蜥蜴，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头垂及地，约长丈余，两目熠熠^[12]有光。钱公大惊，正欲声张，忽然不见。只见前后火光亘天^[13]，钱公以为失火，急呼邻里求救。众人也已有睡的未睡的，听说钱家火起，都爬起来，收拾挠钩^[14]、水桶来救火时，那里有什么火！但闻房中呱呱之声，钱妈妈已产下一个孩儿。钱公因自己错呼救火，蒿恼^[15]了邻里，十分惭愧，正不过意；又见了这条大蜥蜴，都是怪事。想所产孩儿，必然是妖物，留之无益，不如溺死，以绝后患。也是这小孩儿命不该绝，东邻有个王婆，平生念佛好善，与钱妈妈往来最厚。这一晚，因钱公呼唤救火，也跑来看。闻说钱妈妈生产，进房帮助，见养下孩儿，欢天喜地，抱去盆中洗浴。被钱公劈手夺过孩儿，按在浴盆里面，要将溺死。慌得王婆叫起屈来^[16]，倒身护住，定不容他下手，连声道：“罪过，罪过！这孩子一难一度，投得个男身，作何罪业，要将他溺死！自古道：‘虎狼也有父子之情。’你老人家是何意故？”钱妈妈也在床褥上嚷将起来。钱公道：“这孩子临产时，家中有许多怪异，只恐不是好物，留之为害。”王婆道：“一点点血块，那里便定得好歹。况且贵人生产，多有奇异之兆，反为祥瑞，也未可知。你老人家若不肯留这孩子时，待老身领去，过继与没孩儿的人家养育，也是一条性命，与你老人家也免了些

罪业。”钱公被王婆苦劝不过，只得留了，取个小名，就唤做婆留。有诗为证：

五月佳儿说孟尝^[17]， 又因光怪误钱王。

试看鬬文^[18]并后稷^[19]，君相从来岂夭亡。

古时姜嫄感巨人迹而生子，惧而弃之于野，百鸟皆舒翼覆之，三日不死。重复收养，因名曰弃。比及^[20]长大，天生圣德，能播种五谷。帝尧^[21]任为后稷之官，使主稼穡，是为周朝始祖。到武王^[22]之世，开了周家八百年基业。又春秋时楚国大夫鬬伯比与邳子之女偷情，生下一儿。其母邳夫人以为不雅，私弃于梦泽^[23]之中。邳子出猎，到于梦泽，见一虎跪下，将乳喂一小儿，心中怪异。那虎乳罢孩儿，自去了。邳子教人抱此儿回来，对夫人夸奖此儿，必是异人。夫人认得己女所生，遂将实情说出。邳子就将女配与鬬伯比为妻，教他抚养此儿。楚国土语唤“乳”做“穀”，唤“虎”做“於菟”，因有虎乳之异，取名曰穀於菟。后来长大为楚国令尹，则今传说的楚令尹子文就是。所以说：“贵人无死法。”又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禄。”今日说钱公满意^[24]要溺死孩儿，又被王婆留住，岂非天命？

话休絮烦。再说钱婆留长成五六岁，便头角渐异，相貌雄伟，膂力^[25]非常，与里中众小儿游戏厮打，随你十多岁的孩儿，也弄他不过，只索^[26]让他为尊。这临安里中有座山，名石镜山^[27]。山有圆石，其光如镜，照见人形。钱婆留每日同众小儿在山边游戏，石镜中照见钱婆留头带冕旒^[28]，身穿蟒衣玉带^[29]。众小儿都吃一惊，齐说神道出现。偏是婆留全不骇惧，对小儿说道：“这镜中神道就是我，你们见我都该下拜。”众小儿罗拜^[30]于前，婆留安然受之，以此为常。一日回去，向父亲钱公说知其事。钱公

不信，同他到石镜边照验，果然如此。钱公吃了一惊，对镜暗暗祷告道：“我儿婆留果有富贵之日，昌大^[31]钱宗，愿神灵隐蔽镜中之形，莫被人见，恐惹大祸。”祷告方毕，教婆留再照时，只见小孩儿的模样，并无王者衣冠。钱公故意骂道：“孩子家眼花说谎，下次不可如此！”

次日婆留再到石镜边游戏，众小儿不见了神道，不肯下拜了。婆留心生一计。那石镜旁边，有一株大树，其大百围，枝叶扶疏^[32]，可荫数亩；树下有大石一块，有七八尺之高。婆留道：“这大树权做个宝殿，这大石权做个龙案^[33]，那个先爬上龙案坐下的，便是登宝殿了，众人都要拜贺他。”众小儿齐声道好，一齐来爬时，那石高又高，峭又峭，滑又滑，怎生爬得上？天生婆留身材矫捷，又且有智，他想着大树本子^[34]上，有几个乾鞞^[35]，好借脚力，相^[36]在肚里了，跳上树根，一步步攀缘而上。约莫离地丈许，看得这块大石亲切^[37]，放手望下只一跳，端端正正坐于石上。众小儿发一声喊，都拜倒在地。婆留道：“今日你们服也不服？”众小儿都应道：“服了。”婆留道：“既然服我，便要听我号令。”当下折些树枝，假做旗旛，双双成对，摆个队伍，不许混乱。自此为始，每早排衙^[38]行礼。或剪纸为青红旗，分作两军交战。婆留坐石上指挥，一进一退，都有法度；如违了他便打，众小儿打他不过，只得依他，无不惧怕。正是：

天挺^[39]英豪志量开，休教轻觑^[40]小儿孩。

未施济世安民手，先见惊天动地才。

再说婆留到十七八岁时，顶冠束发，长成一表人材；生得身长力大，腰阔膀开，十八般武艺，不学自高。虽曾进学堂读书，粗晓文义，便抛开了，不肯专心，又不肯做农商经纪^[41]。在里中不

干好事，惯一偷鸡打狗，吃酒赌钱。家中也有些小家私^[42]，都被他赌博消费得七八了。爹娘若说他不是，他就别着气，三两日出去不归。因是管辖他不下，只得由他。此时里中都唤他做“钱大郎”，不敢叫他小名了。一日，婆留因没钱使用，忽然想起：“顾三郎一伙，尝来打合^[43]我去贩卖私盐；我今日身闲无事，何不去寻他？”行到释迦院^[44]前，打从戚汉老门首经过。那戚汉老是钱塘县第一个开赌场的。家中养下几个娼妓，招引赌客。婆留闲时，也常在他家赌钱住宿。这一日，忽见戚汉老左手上横着一把行秤，右手提了一只大公鸡、一个猪头回来，看了婆留便道：“大郎，连日少会。”婆留问道：“有甚好赌客在家？”汉老道：“不瞒大郎说，本县录事^[45]老爷有两位郎君，好的是赌博，也肯使花酒钱，有多嘴的对他说，引到我家坐地^[46]，要寻人赌双陆^[47]。人听说是见在^[48]官府的儿子，没人敢来上桩^[49]。大郎有采^[50]时，进去赌对一局。他们都是见采，分文不欠的。”婆留口中不语，心下思量道：“两日正没生意，且去淘摸^[51]几贯^[52]钱钞使用。”便向戚汉老道：“别人弱^[53]他官府，我却不弱他。便对一局，打甚紧^[54]？只怕采头短少，须^[55]吃他财主笑语。少停赌对时，我只说有在你处，你与我招架一声，得采时平分便了。若还输去，我自赔你。”汉老素知婆留平日赌性最直，便应道：“使得。”当下汉老同婆留进门，与二钟相见。这二钟一个叫做钟明，一个叫做钟亮，他父亲是钟起，见为本县录事之职。汉老开口道：“此间钱大郎，年纪虽少，最好拳棒，兼善博戏。闻知二位公子在小人^[56]家里，特来进见。”原来二钟也喜拳棒，正投其机；又见婆留一表人材，不胜欢喜。当下叙礼毕，闲讲了几路拳法。钟明就讨双陆盘摆下，身边取出十两重一锭^[57]大银，放在卓^[58]上，说道：“今日与钱兄初次相识，且只赌这锭银子。”婆留假意向袖中一摸，说

道：“在下偶然出来拜一个朋友，遇戚老说公子在此，特来相会，不曾带得什么采来。”回头看着汉老道：“左右^[59]有在你处，你替我答应则个。”汉老一时应承了，只得也取出十两银子，做一堆儿放着。便道：“小人今日不方便在此，只有这十两银子，做两局赌么？”自古道：“稍^[60]粗胆壮。”婆留自己没一分钱钞，却教汉老应出银子，胆已自不壮了，着了急，一连两局都输。钟明收起银子，便道：“得罪，得罪。”教小厮^[61]另取一两银子，送与汉老，作为头钱^[62]。汉老虽然还有银子在家，只怕钱大郎又输去了，只得忍着晦气，收了一两银子，将双陆盘掇^[63]过一边，摆出酒肴留款^[64]。婆留那里有心饮酒，便道：“公子宽坐^[65]，容在下回家去，再取稍来决赌何如？”钟明道：“最好。”钟亮道：“既钱兄有兴，明日早些到此，竟日取乐；今日知己相逢，且共饮酒。”婆留只得坐了，两个妓女唱曲侑酒^[66]。正是：

赌场逢妓女，银子当砖块。

牡丹花下死，还却风流债。

当日正在欢饮之际，忽闻叩门声。开看时，却是录事衙中当直的^[67]，说道：“老爷请公子议事。教小的们那处不寻到，却在这里！”钟明、钟亮便起身道：“老父呼唤，不得不去。钱兄，明日须早来顽耍。”嘱罢，向汉老说声相扰，同当直的一起去了。婆留也要出门，被汉老双手拉住道：“我应的十两银子，几时还我？”婆留一手劈开便走，口里答道：“来日送还。”出得门来，自言自语的道：“今日手里无钱，却赌得不爽利。还去寻顾三郎，借几贯钞，明日来翻本。”带着三分酒，径^[68]往南门街上而来。

向一个僻静巷口撒溺^[69]，背后一人将他脑后一拍，叫道：“大郎，甚风吹到此？”婆留回头看时，正是贩卖私盐的头儿顾三

郎。婆留道：“三郎，今日相访，有句话说。”顾三郎道：“甚话？”婆留道，“不瞒你说，两日赌得没兴，与你告借百十贯钱去翻本。”顾三郎道：“百十贯钱却易，只今夜随我去便有。”婆留道：“那里去？”顾三郎道：“莫问莫问，同到城外便知。”

两个步出城门，恰好日落西山，天色渐暝^[70]。约行二里之程，到个水港口，黑影里见缆个小船，离岸数尺，船上芦席满满冒住^[71]，密不通风，并无一人。顾三郎捻起泥块，向芦席上一撒，撒得声响。忽然芦席开处，船舱里钻出两个人来，咳嗽一声。顾三郎也咳嗽相应。那边两个人，即便撑船拢来，顾三郎同婆留下了船舱。船舱还藏得有四个人，这里两个人下舱，便问道：“三郎，你与谁人同来？”顾三郎道：“请得主将在此。休得多言，快些开船去。”说罢，众人拿橹动篙，把这船儿弄得梭子般去了。婆留道：“你们今夜又走什么道路^[72]？”顾三郎道：“不瞒你说，两日不曾做得生意，手头艰难。闻知有个王节使^[73]的家小船，今夜泊在天目山下，明早要进香。此人巨富，船中必然广有金帛，弟兄们欲待借他些使用。只是他手下有两个苍头^[74]，叫做张龙、赵虎，大有本事，没人对付得他。正思想大郎了得^[75]，天幸适才^[76]相遇，此乃天使其便，大胆相邀至此。”婆留道：“做官的贪赃枉法得来的钱钞，此乃不义之财，取之无碍。”

正说话间，听得船头前荡桨响，又有一个小舢舨^[77]来到。船上共有五条好汉在上，两船上一般咳嗽相应。婆留已知是同伙，更不问他。只见两船帮^[78]近，顾三郎悄悄问道：“那话儿^[79]歇在那里？”舢舨上人应道：“只在前面一里之地，我们已是着眼^[80]了。”当下众人将船摇入芦苇中歇下，敲石取火。众好汉都来与婆留相见。船中已备得有酒肉，各人大碗酒大块肉吃了一顿。分拨^[81]了器械，两只船，十三筹^[82]好汉，一齐上前进发。